

文 史

住在「飯店」？



古人出門遠行，大多要在天黑前趕到一個熱鬧的市鎮，方能有地方投宿，否則一路沒有燈火，找不到路，極有可能以天為被，以地為床，露宿荒野。現代人則輕鬆得多，可網上預訂，隨時入住，旅途安心多了。網上瀏覽旅館時，你有沒有發現內地和香港的說法略有差別？今天我們就來對比一下「飯店」、「賓館」和「酒店」。

「飯店（fàn diàn）」，香港人比較少用，有時用作店鋪名，如「XX燒臘飯店」，

專指提供飯菜的店鋪。但在北方城市用得很多，也有「飯店」的意思，但多指為旅客提供住宿（zhù sù）的地方。在內地，能叫得上「飯店」的旅館（lǚ guǎn），通常是大、舒適且設備完善的，除住宿外，還提供餐飲、娛樂等設施。如北京（Běi jīng）的「北京飯店」、上海（shàng hǎi）的「和平飯店」都是聞名中外的五星級酒店（jiǔ diàn），迎送了很多歷史名人，有特殊的政治、歷史意義。

台灣（Tái wān）的「飯店」專指酒店，而較少使用「酒店」一詞，所以在台灣見得最多的是「XX大飯店」。

◀在香港，「飯店」專指提供飯菜的店鋪；但在內地，能叫得上「飯店」的旅館，卻是住宿飲食、娛樂設施皆備的高級場所。圖為著名的北京飯店。



掃一掃，收聽正音示範

而香港見到最多的旅館應該是「賓館（bīn guǎn）」和「酒店」，兩者區別主要在於面積的大小。賓館經營規模較小，客房面積小，數量也少，大部分只有住宿服務，有些甚至沒有前台（qián tái）接待。且相當多賓館選址在大廈（dà shà）的一個或幾個樓層，同一棟大廈可能會有好幾家賓館。相反，酒店則經營規模較大，一定設有24小時 reception（接待處jiē dài chù），可以隨時 check in（入住rù zhù）或 check out（退房tuì fáng）。

勿以名稱判斷檔次

而在內地，改革開放前，旅館多用「賓館」命名，屬國有經營，大型且設施完善。現在仍在經營的賓館多是歷史悠久的知名豪華酒店，如霍英東投資的廣州（guǎng zhōu）白天鵝賓館是內地最早成立的五星級酒店，曾是廣州的地標。較出名的還有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廣州的廣東（guǎng dōng）迎賓館、上海的上海賓館等。而名為「酒店」的多是改革開放後興建或改建，規模有大有小，有五星級酒店，亦有經濟型的連鎖品牌酒店，提供簡單的住宿服務，有時甚至不足百元即可住一晚。

對比可見，「賓館」在香港是檔次較為低級的旅館，「酒店」較為高檔，而在內地不能以「賓館」和「酒店」之名判斷其檔次。

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

序號	粵語／普通話	普通話拼音
1	飯店、酒店	fàn diàn
2	住宿	zhù sù
3	旅館	lǚ guǎn
4	北京	Běi jīng
5	上海	shàng hǎi
6	酒店	jiǔ diàn
7	台灣	Tái wān
8	賓館	bīn guǎn
9	大廈	dà shà
10	前台／接待處	qián tái / jiē dài chù
11	入住	rù zhù
12	退房	tuì fáng
13	廣州	guǎng zhōu
14	廣東	guǎng dōng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重要性



讀經典・學名句

《論語》一書，是研究儒家最精粹最可靠的典籍，記載孔子（前551–前479）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之間的談論而被孔子直接或間接聽到的話。當時各弟子各有紀錄，在孔子離世後，孔門弟子將紀錄的竹簡，「輯而論纂」（見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而成。

《論語》共二十篇，每篇分若干章，共15919字。第一篇〈學而〉的第一章便記：「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門弟子將這句排在全書之首，不可能沒有深意。

這裏重點分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學」，效也。「效」的本義是拿着器械訓示教喻，引申為效法、模仿。作為學生，向老師學，向古聖賢學，效法他們如何吸取知識，模仿他們怎樣修身立德，從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學」，在古代跟現代的內涵有差異，它是包括「學知識」和「學做人」的，朱熹（1130–1200）說「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便是這個意思。

兩種解說 並行不悖

「時習」，王肅（195–256）說是「以時誦習」，朱熹指「學而又時時習之」，二人對「時」的解釋有不同，王肅意指「在適當、一定的時候」，朱熹意指「時時、經常」。「習」，《說文》解作「數飛也」，指雀鳥學飛而不斷展翅，引申為「溫習」、「實習」、「演習」的意思。依王肅的說法，好比《學記》所說的「學不躐等」，小孩成長，開始時

先學爬、再學步行，再學跑步，斷不能「未學行而先學跑的」；又如學寫舊詩，便須先從格律平仄入手，由古體而近體，由五言而七言，當今很多寫作舊詩的人，便因入門躐等，反足窒礙進步。依朱熹的說法，我們在課堂上學得的，時間一久，便會遺忘，所以為求達至深層記憶，便須反覆溫習，以求熟、求巧。知識道理，屬理論層面的，必然要「知而後行」，從「行」中印證「知」的真確，進而向他人演示、示範。同時，避免忘記所學，經常反覆沉潛，溫故知新。後儒解釋「時習」，多在王說和朱說上詮釋、發揮以至相互詰難，殊不知兩說在不同層次上皆可並行不悖的。

能不忘記所學，更能將所學實踐，這種由不知而知，由不能而能的過程，自然使學者產生成功感而促使持續地發憤努力，其中樂趣便悠然產生了。「不亦說乎？」「說」，音義跟「悅」字相同，悅懌、快樂的意思。孔子以反

問的語氣說「不也快樂嗎」，表示「真是快樂」的意思。

孔子畢生「學不厭，教不倦」，注重修養，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弟子的要求也在一個「學」字。顏淵（前521–前481）按照孔子的教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切實地「克己復禮」，雖然生活艱苦，「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其他人都難以忍受，顏淵卻能夠「不改其樂」，這便是「學而時習，不亦樂乎」的最佳例證了。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招祥麒



史出有因

憶著名學者趙元任先生之學養

閱讀趙元任的一生，精湛的、豐富的通才學問，讓人神往。趙元任先生是江蘇武進人（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宣仲，又字宜重，出生於天津，畢業於哈佛大學，中國現代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

家世顯赫 宋太祖之後

看其家世，顯赫非常。趙先生是北宋太祖趙匡胤的三十一世孫；是清代乾嘉時期甚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也是詩評家的趙翼（甌北）先生之六世孫。筆者歷史學問膚淺，稍知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影響後世習史者深遠；父親趙衡年是清朝舉人，母親馮氏是才女，不但寫得一手好字，還能寫詩、填詞，崑曲是既能唱又能吹。趙元任從小就由母親教吟詩，自認為喜歡音樂是來自於母親，吹笛子倒是父親教的。從教育角度看，家學淵博、家庭教育對成就一位大學問家而言，是甚為關鍵。

趙元任的求學經歷是異常優秀。1900年，趙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先在家塾二中讀書；1906年進常州溪山小學；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成績優異；1910年7月，清廷遊美學務處在北京招考第二名被錄取。同年8月赴美，入康乃爾大學學習數學，選修物理、音樂；1914年獲理學士學位；1915年入

哈佛大學卻主修哲學並繼續選修音樂；青年趙元任已於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但趙元任先生並未有走進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求進」之路，即未有「學而優則仕」，用合理的推敲，以趙的優秀通才學歷返回，走官僚之路，當易如反掌。事實上，1946年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就力邀趙元任出掌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的回覆是「幹不了，謝謝。」簡單直接。

名列清華「四大導師」

由學問而來，再深入研究學問之路，是趙的終身選擇，撮要「簡述及其餘」，1919年，趙元任在康乃爾大學物理系任教。1920年在清華大學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1920年冬天，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趙元任為其擔任翻譯。羅素到哪裏，趙元任就可以運用當地的方言為羅素做出翻譯，成為佳話。1921年，趙元任在哈佛大學任哲學和中文講師並研究語言學。

1925年，趙元任回清華大學教授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他又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1928年作為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採風工作。1938至1939年教學於夏威夷大學，在那裏開設過中國音樂課程。



▲1920年冬天，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左二）訪華講學，趙元任（中）以各地的方言為羅素做出翻譯，成為佳話。

夷大學，在那裏開設過中國音樂課程。

1938至1941年，他於耶魯大學教學。之後五年，又回哈佛任教並參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編輯工作。1947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教授中國語文和語言學。1962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退休，仍擔任加州大學離職教授。1981年，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回國探親，並接受了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稱號。1982年2月24日，趙元任逝世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享年90歲。

確實，趙元任博學多才，既是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對哲學也有一定造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語言學家蜚聲於世。他從1920年執教清華至1972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退休，

前後從事教育事業52年。大半生，潤物無聲，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都是他的學生，「給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事業培養了一支龐大的隊伍」。趙元任對現代漢語輕重音的研究是開創性的。他提出漢語口語不是讀書腔，也有重與輕，而且輕重音在漢語的語調中非常重要。

被稱「中國語言學之父」

最後，筆者從幾位學者對趙的評價作結：「他的學問的基礎是數學、物理學和數學邏輯，可是他於語言學的貢獻特別大。近三十年來，科學的中國語言研究可以說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輕一輩都管他叫中國語言學之父。」羅常培語；「像這樣一位從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學多能的學者，對音樂來說，頂多是個業餘的了，但是他的貢獻卻遠遠超過許多時尚的作曲家和理論家。他對音樂愛好雖然是業餘的，但下了工夫。……他的創作是興之所至寫出來的。他是語言學家，他的創作在詞曲結合上有獨特的見解與成就，值得後代人認真學習。」賀綠汀對趙的高度評價。

無疑，趙元任先生的一生學養，實在讓人神往。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何漢權校長